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九

列傳九十二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舉進士嘗使高麗謨雞林志以進擢知淮陽軍後爲校書郎出知簡州爲陝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不閱月遷中書舍人欽宗卽位遷給事中幹離不圍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以和金騎旣退遣雲使于軍前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克太原始召雲再使遷刑部尚書許以三鎮稅賦之數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五輅及上尊號又遣從吏李裕回稱金人索禮物須康王來乃可成欽宗以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寓辭行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院

馮解代寓已而雲從吏二人馳至言曰中使押車輅至長垣今已却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須雲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解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因奏雲誕妄誤國雲乃言事勢中變金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還解亦罷政於是詔集百官議三鎮棄守言不可與者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何臬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內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雲言康王英武舊與幹離不結歡金人畏服割地求和宜將命以往事下外廷耿南仲言河北軍前獨有親王是偏重於幹離不與黏罕不相稱可止遣使告和以王雲使幹離不莫僞使黏罕欽宗曰卿更與少宰議南仲又言只遣王雲李若水亦可欽宗令南仲諭雲雲入對欽宗曰肅王已留今遣康王萬一又

爲所留奈何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之之理臣請以百口保之欽
宗用雲計遂以康王使幹離不軍雲以資政殿學士副之耿延禧
高世則爲參議官康王自滑州過河至濬州守臣李仲洵者善相
人謂延禧世則曰大王天人相也二參議從之皆保無他獨王尚
書色殊不佳耳康王次磁州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
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舍令運粟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澤爲
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使副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
張皇敵勢迫脅人主雲至京師欽宗示以澤章雲憾之及澤守磁
康王至澤出迎謁雲因責澤曰公前日見劾何也澤曰如公固不
足劾大抵張皇金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康王謁嘉應侯廟
雲在後百姓遮道諫曰大王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所誤矣厲聲
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回也康王祠神畢出廟門百姓已蟻聚鼓

諫雲最後出馬不及跨遂見殺康王復南還相州未幾金人再攻京師建炎中興贈雲觀文殿學士雲兄霽為講議司編修嘗言蔡京過失坐黜海島後欽宗以霽從初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霽死之弟雱靖康中為職方員外郎

臣侑曰雲之死在雲為不幸而於中興為幸也使雲不死康王必至金營既入金營必為其所留矣康王若留則亦必扈從二聖以去也磁人既已殺雲康王乃復南還此非人謀實天意也故曰雲之死在雲為不幸而於中興為幸也

陳邁字亨伯零陵人也名犯太上嫌名止稱字第進士調秦州司法參軍徽宗卽位欲用為御史會居父喪服除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當國以開邊自任建平從允三州亨伯上疏言蠻人幸安靜不可輕擾以兆邊釁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

郎張商英得政遷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命格不下
亨伯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進直龍圖閣移陝西蔡京
復相亨伯爲淮南轉運使時江淮發運使以不稱職聞執政欲用
亨伯京曰職卑不足用願更選徽宗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以往京
乃不敢言朱勔載華石塞道邀求無藝官舟不得行亨伯捕繫勔
人於獄且自劾於朝徽宗照其忠擢徽猷閣待制而黥勔人于遠
方方臘起睦州二浙用兵以亨伯爲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方用
度百出民無以爲命亨伯創立軌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
爲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
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自此始也賊平遷龍圖閣學士進延
康殿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改知中山府徙真定河開宣和末金
人來攻盛兵攻河朔亨伯悉力城守欽宗卽位與金約和圍得解

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元年復爲真定又徙中山
時京師再被兵中山當敵衝亨伯冒圍入城爲堅守計欽宗命康
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擢亨伯爲兵馬元帥欽宗割兩河以賂金
命亨伯弟光祿卿適諭旨適臨城未言亨伯遙語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節自期寧能賣國家爲囚虜乎適感泣對曰兄但
盡力勿以弟爲念亨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敵以衆寡不敵
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者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伯固遣之
振懼罪潛刃人府殺亨伯于堂中振旣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
臨城汝安得殺吾人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
降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歿而葬之贈特進亨伯性孝友爲
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幾三十年每出行部必焚香祈天願不逢
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懋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

爲知人適字至叔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遷光祿卿是役也金執
之北後死于雲中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也舉進士調常山尉爲詳定九域圖
志所刪定官遷軍器鴻臚丞比部度支員外郎時梁師成領後苑
有使持券來脅部吏支錢三百萬執禮不與徙吏部遷國子司業
爲諸王宮翊善進左司員外郎擢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諸郡
郡卒留役京師者幾百人諸局冗占蠹耗大農閒以役事出入禁
樂橫坊市挾惡少爲姦詔皆遣歸而後苑獨留不遣前此都城凡
有所營繕總領貴人多有所干請俄有違詔干請至請御筆行下
者執禮皆論駁不行執禮與宰相王黼雅相善宴其弟以詩規之
黼怒執禮力求去會孟享原廟後至罷爲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尋
落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賢殿修撰徽猷閣待制欽宗卽位移知

鎮江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未幾改戶部執禮入對乞以御前錢付部應六宮廩給皆由度支內降許執奏一日小黃門持御批至部支錢甚急而御封不用寶已而悟其失復取之執禮不與卽具奏明日內夫人降秩黃門杖配陵下金人攻京師四方兵未集執禮勸欽宗親征時宰相沮其議不果行京師失守金帥劫質天子責金幣無紀極府庫空單猶不厭其欲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金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金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挾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不勝其忿於是四人者皆見殺而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民王俱各杖之百執禮死時年

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也少有俊才未冠游太學張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皆器之徽宗幸太學振以諸生高第得官除和州教授留爲辟雍錄遷博士拜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振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改京西路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歷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皆兼太子舍人初見太子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繼禮經所載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者由是驟加獎重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振謂宰相王黼曰相公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當天意順人心黼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不答趨而出然太子薦之拜給事中黼銜前忿乃曰振資淺且雅長詞令但除中書

舍人已而馮熙載與黼不合罷中書侍郎黼因諷言者以振爲朋
黨責提舉冲佑觀明年復集英殿修撰欽宗受禪召拜吏部侍郎
嘗上言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
半年而兵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冒濫如黑白易分
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蓋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
也今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隄
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
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金攻河北力請合
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
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欽宗是其言而不能盡用也除開封尹
時捕得亡命卒數千人振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
如法振曰方多事時一日而殺數千人可乎力爭之由是得不誅

遂爲刑部侍郎金邀天子幸其營求金不已振被命督輸與梅執禮等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初振在西掖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覬敵圖燕振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至部首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之狀振以告諸朝及左遷童貫蔡攸卒生邊釁振天姿和厚有醞藉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方徽宗崇尚道家之說振至東宮從容及之曰周公作鳴鴉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逮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以爲然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人而宦寺楊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及靖康中振尹京府言利者頗離閒兩宮

振善於調護由是無纖介之疑既死人皆出涕後贈端明殿學士
同時死者陳知質安扶失其傳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純仁紹
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上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
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
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
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
貳爲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
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召爲虞部員外
郎遷右司金人再圍京師以朴使金金帥幹離不問其家世朴曰
大父丞相帥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割地講
和以閒黏罕朴兩往返以金情語執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

爭甚苦已而城濱欽宗思其言亟召對以爲兵部侍郎朴請復使
金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金帥請立趙氏金憚之挾以北去其後
金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人也舉進士調海州司理參軍中詞學兼茂
科爲太學正遷辟雍博士以父老求便親除提舉淮東學事旣命
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大
臣疑焉吏以誤告客有得其情者誅熙靖使言熙靖曰事君不擇
地吾豈敢發人之私求自便乎宰相聞而賢之白于徽宗留爲兵
部員外郎未幾以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爲相立應奉司又
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熙靖數爲言應奉之職非宰
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諸省兵房皆足以治疆事經撫房何爲者哉
黼怒積四年不遷黼罷由太常少卿拜中書舍人以徽猷閣待制

知洪州閱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首言燕雲初定宜戒不虞願飭
帥臣修武備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者此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陛下勲高往古願爲無疆之計徽宗甚嘉之俄兼侍講徽宗
旣已內禪行幸江浙欽宗以熙靖主管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
舉醴泉觀宮僚如故徽宗待之甚厚數召與燕語嘗曰去年內禪
之事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意可
見矣我無此意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傳位與唐睿宗上畏
天戒乃爲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熙靖因賀曰陛下不以天下累
其心過古帝王遠甚明年兩宮北狩張邦昌攝國熙靖卽移病邦
昌令權直學士院力拒之至以憂憤廢食疾且篤故人訪之熙靖
泣數行則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翌日遂卒後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也舉進士教授郴州又中詞學兼茂科爲
祕書省正字於時蔡京得政以其子攸提舉學館而宦者梁師成
貴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勣不附阿諛六年不得遷京罷他宰相
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京復相逐
不附己者提點上清太平宮復用爲郎遷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世
勣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以獻爲
當路者所疾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內禪幸江
浙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勣副之還提舉醴泉觀專掌龍德宮請
辨正國史謗宣仁之語追述欽聖復瑤華之位大亨神祖仍用富
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從祀是歲彗出東方大臣有謂
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應天不
宜惑諛說遷給事中兼侍讀內侍有喧爭殿門者罪止贖金世勣

卽疏駁劾以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馴致大患疏入近習皆側目何棗建言分天下爲四道各置都總管世勣曰裂天下付四人而王畿所自治者纔十六縣爾獨無不掉之虞乎大拂其意改禮部侍郎時金騎駸駸南牧爲城守備甚急世勣曰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畿甸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四面捍禦下策也旣而河上無守兵金乘虛得度盡斂士卒入城世勣又言遣京畿大將秦元以所統保甲分四砦直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不敢逼孫傳深然之又格於棗議金邀車駕世勣凡再扈從出城遂留金帳徐以十害說用事者大畧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及邦昌僭位令直學士院世勣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方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